



《資治通鑑》的庶民婦女

● 施寬文*

《資治通鑑》以提供政治、軍事方面的借鑑為主要目的，書中記載的女性人物不多，見諸載述者大多為對政治有所影響的宮廷女性，但是，也記載了許多非宮廷女性的言行，庶民階層的婦女即為其中之一。

宮廷女性如后妃等對於政治有實際影響者，史家以政治鑑戒之目的，在敘事時多載其人之言行，往往是編年敘史中事件、故事的主要人物，如北魏之馮太后、靈太后與唐朝的武則天，等等。至於庶民婦女，根據敘事脈絡、行文重點，有附記與並記之別，雖然大多數是附記性質，史家在敘事時有所提及，但僅藉以說明或襯托事件、故事中的主要人物，其人言行並非重點所在；惟亦有極少數為並記性質，其人言行在事件、故事中，與另一人物並列，同等重要，甚至成為「主角」，史家載述之以供褒貶法戒。

庶民婦女在《資治通鑑》的編年敘事中，屬於「附記」者最多，如：一、吳起士卒之母（卷 1），二、淮陰漂母（卷 9），三、柏谷嫗（卷 17），四、琅邪呂母（卷 38），五、遲昭平（卷 38），六、魯利妻（卷 105），七、陳碩真（卷 199），八、劉崇母（卷 254），九、楚商人妻（卷 281），等等。其中，「吳起士卒母」是藉士卒母親之哭吳起為其子吮疽，側寫吳起之愛護士卒，能與士兵同甘苦，故事重點是吳起，而非「士卒之母」。「淮陰漂母」是「一飯千金」之典故由來，聯繫緊接其後的「胯下之辱」，是藉漂母寫韓信微賤時之潦倒失意。「柏谷嫗」是漢武帝建元三年，「是歲，上始微行」之後的敘事，寫漢武微服出遊而遇險，藉柏谷嫗禁止其夫傷害漢武，說明漢武即位之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

初常於夜間隱匿身分出遊之無度。「琅邪呂母」、「遲昭平」則分別藉由琅邪呂母為冤死之子聚眾殺縣官而起事，以及遲昭平聚眾反抗朝廷，實寫王莽末年政治之黑暗腐敗。「魯利妻」寫淝水戰後，前秦分裂，鮮卑慕容農欲助其父慕容垂復國，奔訪魯利家，魯利置食招待，慕容農卻笑而不食，魯利不解，其妻則知慕容農非為飲食而來，此藉魯利妻之口寫慕容農之「雄才大志」。「陳碩真」載述唐高宗時女子陳碩真惑眾舉兵，自稱「文佳皇帝」，攻陷數地，民間訛言有神助之，官兵皆甚畏懼，崔玄籍則以「起兵仗順，猶且無成，況憑妖妄，其能久乎」之理開曉士卒，隨刺史崔義玄共討之，崔義玄在箭雨中命令左右撤除掩蔽自己的盾牌，云：「刺史避箭，人誰致死！」於是士卒奮勇，遂破賊眾，擒斬陳碩真。此則藉陳碩真之事而寫崔玄籍之明理、不迷妖妄，以及崔義玄之盡忠為公、不恤生死。「劉崇母」記載篡唐的後梁太祖朱溫微賤時，依靠劉崇家，劉崇經常笞辱之，其母則戒家人云：「（朱溫）非常人也，汝曹善遇之。」此與《通鑑》卷 87「晉懷帝永嘉五年」，正逐鹿中原的石勒以其姪石虎凶暴無賴，有意除之，其母則告以：「『快牛為犢，多能破車，汝小忍之！』及長，便弓馬，勇冠當時。」二事皆藉智婦之口，側寫朱溫與石虎之材勇。「楚商人妻」敘述後晉天福三年楚王馬希範殺商人而欲奪娶其妻，其妻發誓不受辱，遂自盡，此則藉商人妻之貞節，說明馬希範「縱聲色，為長夜之飲，內外無別」之荒淫無道。

至於「並記」的庶民婦女，大略有三位，即聶嫫、始州王氏女，與侯延廣乳母劉氏。聶嫫事見卷 1 周安王五年，其弟聶政刺殺韓相俠累，為了不連累家人，毀容自殺，被暴屍於市。其姊聞韓相遇刺之事，遂前往韓國，哭而認之，以揚其弟之名，而後自盡於聶政之旁。聶嫫事後世多以「烈女」稱譽之，《通鑑》載述聶政事而並及之，蓋亦許其為「剛烈」之奇女子。始州王氏女事見卷 186 唐高祖武德元年，羌豪旁企地率眾叛反，沿途殺掠，官軍敗績，王氏為其所擄，與其臥宿野外，乘其醉而拔佩刀斬其首，反眾遂潰，唐朝賜號「崇義夫人」。此則旁企地反事得以平定，實王氏功勞，既敘旁企地事件始末，亦並記「崇義夫人」名號之由來，且寫王氏之冷靜與勇氣，亦一奇女子。侯延廣乳母劉氏之事見卷 288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，王景崇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，獨侯仁矩在外而未罹禍。侯仁矩之子延廣當時還是嬰兒，其家族遭禍時，乳母劉氏以己子代死，抱延廣逃出，一路乞食至大梁，終將少主歸於侯家。《通鑑》敘王景崇屠侯益家，而並及其事，蓋亦表彰其人之「忠」德。